

香羅帶

香罗带

高庸作品集

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
图书馆藏书



200703248

珠海出版社



987 367

雅而不俗 高而不庸

——《金庸作品集》序

罗立群

金庸，台湾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和电视剧编剧，现移居国外。

金庸，本名王泽远，1932年出生，祖籍四川西充。他出身名门，令尊曾是守护一方的不折不扣的“封疆”大吏。由于世事变化，家境日衰，高中肄业以后，便在台湾经营“小说出租店”谋生。

金庸自幼酷爱读书，雅爱词章，聪慧过人，在经营“小说出租店”期间，他整日拥坐在小说堆里，埋头读书，加上他显赫的门第出身、离乱的身世经历，以及他的对世态炎凉的感悟，他终于激发起创作武侠小说的欲望。

金庸投身武侠小说创作是在1960年，署名为“令狐玄”。由于他从小就着迷还珠楼主的《蜀山剑侠传》，成年后又倾倒于金庸的武侠小说，因此，他早期的创作如《九玄神功》、《血影人》、《残剑孤星》等书，受还珠楼主和金庸的影响极大，这种情况，直到他以后创作，仍不

能完全加以摆脱。

1963年，他仗剑再次杀入江湖，笔名改为“高庸”，取意为“高雅而不平庸”。《感天录》是他重入江湖的进见礼，也是他开始名震武林的第一部佳作。嗣后，高庸陆续推出《圣心劫》、《天龙卷》、《玉连环》、《风铃剑》、《铁莲花》、《旋风十八骑》（又名《纸刀》）等武侠精品，成为驰誉一时的著名武侠小说家。

正当走红之际，机缘巧合，他结识了许多影、视圈人士，于是，转而创作电视连续剧，终至一发不可收，最后退出“江湖”，成为一名响当当的编剧。

从1960年初入江湖到1976年退出江湖，高庸在武侠天地里闯荡了16年，创作了近20部武侠小说。除了几部早期作品模仿痕迹较重，水准平平之外，其余大部分创作均可称为武侠精品，有其独特的魅力和特色。

高庸善于创造故事，对营构小说情节更是精益求精，其情节布局诡奇多变，不落俗套，不走常规，常令读者拍案叫绝。

《旋风十八骑》开篇即以劫镖、保镖这一情节引出几路豪杰的明争暗斗。以劫镖、护镖为线索，布悬疑，摆迷阵，前人作品多有涉猎，武侠大家白羽、梁羽生更熟用此套。但高庸却能自出机杼，别出心裁，在相同套路中创出自己的“新招”。他先营造押镖、夺镖双方的气氛，双方各自在首脑人物策划下有有条不紊地按计划行事，双方的头面人物都是足智多谋的高手，可谓“棋逢对手，将

遇良才”，由此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力的比赛，而劫鏢一方又分为几路人马，各有打算，暗自较劲。围绕“劫鏢”一事引出的故事、争斗，精采绝伦，其艺术匠心直可媲美《水浒传》中的“智取生辰纲”。然而，令人叫绝的还不在此，当旋风十八骑几经周折，终于劫鏢得手之后，谁知鏢箱内并没有驻官的珍宝，而是一位姿色出众的妙龄少女，并由此牵出江湖谋杀案、古画《百鲤图》以及“鬼眼”金三的诈死等多种疑案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使读者如入山阴道上，目不暇接，表现出作者出色的创作才华。

金庸注重细心刻画人物形象，其作品中的人物，大都“可圈可点”，生动传神，使读者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

《天龙卷》中，主人公江涛这一人物塑造得极为成功。江涛幼遭巨变，身负奇冤，他扮愚藏拙，等待时机。他仁勇兼备，在悬崖断桥上，为抢救梅剑虹、罗小梅，不惜以身犯险，舍命相陪。当他身怀武林秘籍《擎天七式》剑谱译本，而被各路人马追杀之时，毅然采用“釜底抽薪”之计，将剑谱公布于天下，使人人均可凭聪明才智参悟修习，不让少数野心家以此危害整个武林，表现出他的大仁大智大勇，他的出色人品和高尚的境界。小说中其他人物也塑造得栩栩如生，如痴情、善良、可爱的少女燕玲，诙谐、耿直、刚烈的“千面神丐”朱烈，老奸巨猾、心狠手辣的“碧目仙翁”颜光甫，都惟妙惟肖，各极其致。

金庸小说的语言，简洁洗炼，雅俗结合，尤其是书中人物的对话和口语，更是符合人物的身份、地位、年龄和当时的心境，隽永、顺畅，亦庄亦谐，殆为一般作家无法企及，为其小说增色不少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金庸是饱含着人世间的热情、至爱以及浸淫着对人生的感受来创作武侠小说的，因此，他赋予作品鲜明的主题，也赋予人物形象生命的光辉，他创作的武侠小说有着悲天悯人的侠者情怀，是有血有泪，可歌可泣、张杨人性、颂赞仁爱的武侠佳作。

“牛肉面每碗纹银二十两。”

这张崭新纸条儿，红底黑字，就贴在“洪记面店”的白粉墙上。

二楞子硬着头皮把新价纸条张贴出去，心里就一直在嘀咕——

这年头物贱金贵，一条又肥又壮的大黄牛，市价也不过十来两银子，一碗牛肉面竟卖二十两纹银，谁会吃呢？

可不是吗？

从清晨开门到现在，整整一天了，店里始终冷冷清清，门可罗雀，除了几只苍蝇在炉灶上伸懒腰，半碗面汤也没卖出去。

“洪记面店”坐落的这条巷子，本来已经够偏僻，一向行人稀少，难得有主顾上门，偶尔进来个把客人，只要一看见那张红纸票价，莫不吓得掉头就走。

走了，倒也罢了，最难忍受的是那些嘴上缺德的，临走还伸伸舌头，道：“乖乖！索性拿刀来吧！只怕人肉面也没这个价钱……”

更有些轻薄恶少笑道：“如果牛肉能烧得跟老板娘的手膀

子一样又白又嫩，倒是值个十两二十两的，可惜那只能看，不能吃，连摸摸也不行……”

老板娘宝莲，是个二十五六岁的标致小寡妇，一向闲言冷语听惯了，左耳进，右耳出，只当没听见。

小伙计二楞子憋了一整天闷气，最后实在忍不住了，低声说道：“老板娘，我看这样下去不行了，世上哪有二十两银子一碗的牛肉面……”

宝莲却把脸一扬，冷冷道：“谁说没有？今天洪记面店的牛肉面，就卖二十两银子一碗，爱吃不吃请便。”

二楞子直摇头，道：“面卖不出去倒是小事，我只担心把主顾全吓跑了，以后生意怎么做呢？”

宝莲啐道：“呸！我都不怕，要你担什么鬼心？六郎说过，今天是财神菩萨过生日，大吉大利，只要咱们开得出价钱，就有人付得起银子。”

二楞子苦笑道：“老板娘，别怪我多嘴，谁不知道六郎是出名的醉猫，他的话，怎能当真？”

实莲顿时把脸一沉，道：“为什么不能当真？六郎虽然好酒贪杯，却从不欺人骗人，他说咱们今天要发笔横财，一定不会错。”

二楞子道：“万一他料错了呢？”

宝莲缓缓道：“万一料错，那是我命中无财，不能怪他，就算洪记面店明天就倒闭歇业，我也是心甘情愿的。”

二楞子深深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可是，咱们已经白等了一整天，何曾有半个财神上门……”

“嘘——那不是来了么。”

一阵纷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巷口果然来了许多人。

这些人，有的华服革履，有的布衣草鞋，有七八十岁的老

头儿，也有十七八岁的小伙子……

老老少少，形形色色，不下二三十人。

大伙儿走到门外，抬头看看店名招牌，纷纷道：“不错，洪记面店，就是这一家。”

一面说着，一面便争先恐后奔进来，各寻桌子坐下。

他们虽然结伴面来，彼此却好像并不相识，进门的时候，分明都已看见墙壁上的红纸标价，却没有丝毫惊异的表情。

反是二楞子心虚，期期艾艾，不敢上前招呼。

宝莲低喝道：“发什么呆？还不快去招呼客人，问问客人要吃什么？”

二楞子无奈，只好挨桌儿问过去。

谁知道，回答竟完全一样——

“牛肉面。”

二楞子真愣住了，心相：出鬼啦！世上居然真有这种邪门事儿？

正诧异，门外又陆续来了好些客人，没多一会，店里已告满座。

奇怪的是，虽已座无虚席，客人们却宁愿挤坐在四周桌子边，特意留出正中一张方桌，没有人肯坐。

而且，所有上门的客人，每人都要了一碗牛肉面，竟然谁也没问过价钱。

更奇怪的是，面送去了，有的根本不吃，有的只尝了一口，便放下筷子。

满满一屋子客人，全像木头似的坐在那儿，既不吃面，也不说话，都眼巴巴朝着正中那张方桌发呆。

这一来，连宝莲也不禁纳闷了，暗忖：他们在等什么？难道全是空心大老倌，存心不付面钱……

正捉摸不透，外面又进来两个客人。

这是一对老夫妻，看年纪，都已六旬开外，花白的头发，土蓝布的衣裤，老婆婆手里挽着个小白包袱，老头儿腋下挟着一把破雨伞。

只看这身打扮，不必猜，准是刚从乡下进城来的。

老夫妻俩，你扶着我，我搀着你，巍巍颤颤走进店门，显然没注意墙上那张红纸条儿。

两人见店中业已满座，只有正当中的方桌空着，连忙抢步上前，一屁股坐了下来。

老头儿一面放下包袱和雨伞，一面笑着道：“真是‘来得早不如来得巧’。老伴，你说这些人有多傻？放着宽敞位子不坐，宁愿挤得跟蛆虫似的……”

老婆婆道：“嘘——小声点儿，你瞧瞧店里的人，都拿眼珠瞧着咱们呢？”

老头儿四周望望，果然满店客人都正瞪眼看着自己，脸一红，不禁哼声道：“奇怪，谁又没多长一个鼻子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是他们自己不肯坐，又不是咱们硬抢过来……”

老婆婆低声道：“看情形，咱们只怕坐错地方了。”

老头儿道：“都一样的桌子，怎么错了？”

老婆婆道：“这张桌子摆在正当中，八成就是人家说的‘雅座’，不是普通人坐的。”

老头儿道：“什么叫雅座？”

老婆婆道：“听说，坐这种座位，就得多付钱，谁要是坐了，包管‘哑巴吃黄连’，有苦说不出，所以大家都管它叫‘雅座’。”

老头儿道：“这简直是‘麻子不叫麻子’，叫‘坑人’了。”

老婆婆道：“城里头‘坑人’的把戏多着呢，你没听李家

村大柳子他爹说么？上次他进城，在饭馆里吃了一餐饭，只付了大账，忘记付小账，结果被跑堂伙计揍了一顿，后来，他在人家墙脚撒了一泡尿，叫人逮住，又挨了一顿揍，最后说尽好话告尽饶，还被硬拿去三钱银子作赔偿，才罢了手。”

老头儿道：“大柳子他爹是个窝囊废，没出息。如果换了我，我就不给，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老婆婆道：“不给？就拿你送衙门，先打一顿板子，少不了还得照给才行。”

老头儿道：“我的尿肥了他墙，他不给我钱，反叫我赔他银子？衙门里难道不讲理吗？”

老婆婆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衙门都是城里人开的，专门对付咱们乡下人。”

老头儿忿忿道：“那好，赶明儿，咱们也别耕地种田了，索性大家多砌些墙脚根儿，等着人来撒尿，一泡尿三钱银子，不用一年半载，咱们就发财了……”

正说着，二楞子送来两付筷子，问道：“两位老人家，吃什么？”

老头儿正在气头上，见人人面前都是一碗牛肉面，也不甘示弱，大声道：“来两碗牛肉面！少放点辣椒。”

老婆婆低声道：“等一等，最好先问价钱，听说城里的东西都贵得很。”

老头儿用力拍拍包袱，道：“别怕，老本都带来了，我倒不相信，一碗牛肉面还能贵到哪儿去！”

二楞子接口道：“两位老人家最好先问问清楚再吃，咱们这儿的牛肉面，今天可的确不怎么便宜。”

老头儿道：“不便宜，要卖多少钱一碗？”

二楞子伸出两根指头，道：“每碗纹银二十两。实价实收，

概不赊欠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二十两银子？”

老头儿跳了起来，大叫大嚷道：“这是什么价钱？要杀人吗？二十两银子，买两条牛都够了……”

老婆婆急忙掩住他的嘴，低喝道：“嚷什么？咱们嫌贵，尽可以不吃，穷嚷个什么劲？”

老头儿气得直吹胡子，忿忿道：“岂有此理，真拿咱们当乡巴佬吗？二十两银子一碗牛肉面，走遍天下，也没有这种价钱！”

老婆婆不理他，转问二楞子道：“伙计，如果咱们不要牛肉，只吃面，得多少钱一碗？”

二楞子道：“对不起，今天不卖阳春面，所有面都加好牛肉了。”

老婆婆想了想，道：“一碗面要二十两银子，那么面汤要多少钱？”

二楞子道：“面汤不要钱。”

老婆婆忙道：“好！就给咱们来两碗面汤吧。”

二楞子道：“什么？你们占着一张大桌子，只喝面汤？”

老婆婆道：“拜托别嚷嚷好不好？咱们吃不起牛肉面，光喝汤还不行吗？”

二楞子道：“这——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？看他们都一大把年纪，伙计，你就送两碗面汤给他们喝，又有什么不应该？”

说话的是邻桌一位虎头大汉，相貌威猛，身如半截黑塔，怒目瞅着二楞子，语气中充满了不耐烦。

二楞子发觉满屋子眼睛都瞪着自己，再看看那黑大汉的神情，心里不禁有些发毛，只得忍气吞声，端来了两碗面汤。

老夫妻俩解开包袱，取出两个干馒头，竟就着面汤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

满店客人，目不转瞬地望着他俩，似乎看得津津有味。

老头儿对黑大汉很感激，忙撕下半个馒头递了过去，道：“来半个馒头吧？”

黑大汉露齿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别客气，两位只管放心喝，如果不够，再跟伙计要。”

老头儿连声道：“够了！够了！刚才若没有大爷您帮忙，咱们连面汤也捞不着喝呢，唉！城里这些伙计，真比衙门里的捕快还凶……”

那黑大汉忽然凑过头来，正色问道：“两位老人家从何处来？”

老头儿道：“西乡长水店何家洼子，离城有百多里路。大爷您呢？”

黑大汉没有回答，又问道：“两位是姓郭吧？”

老头儿道：“不是啊，我姓何，我老伴娘家姓吴，咱们都不姓郭。”

黑大汉皱皱眉，道：“那么，两位认不认识一位姓郭的人？或是受他之托，来这儿……”

何老头摇手道：“大爷一定弄错人了，咱们是刚从乡下进城来看花会的，根本不认识什么姓郭的人。”

黑大汉显得很失望的样子，勉强笑了笑，道：“对不起，是我弄错了。”

何老头道：“大爷，你们要寻的那姓郭的是什么人？有什么事？”

黑大汉似乎不愿深谈，漫应道：“没有什么，只不过随便问问罢了。”

不仅黑大汉如此，满店客人听了何老头的回答，都流露出无限失望之色，纷纷移转目光，望向店外，再也不愿多看何老头夫妻俩了。

没多久，巷口忽然传来一阵马蹄声。

座中有人轻呼道：“来了！”

这句话，立刻引起轻微的骚动，大家不约而同地都紧张起来，有的急忙整衣正坐，有的赶紧拾起筷子，低着头假装作吃面状……

宝莲和二楞子也忍不住好奇，忙向店门外望去。

蹄声及门而止，一共是五人五骑——

一男四女。

那四个女的，一式翠绿色的紧身衣裙，腰系长剑，个个丽质天生，貌美如花。

为首一位少年公子哥儿，年纪只有二十多岁，瘦瘦高高的个子，穿一件大红绣花儒衫，模样儿倒挺俊，只见眉目间透着几分轻浮。

店中客人一见是这五名男女，顿时都泄了气，人人脸现不屑之色，假装吃面的都懒洋洋抛了筷子，甚至有人低声咒骂道：“他妈的，阴魂不散，这小子居然又跟来了！”

红衣公子站在店门口，仰面干笑两声，道：“顿！盛会！盛会！小生今天竟来迟啦。”

众人脸色全是冷冰冰的，谁也没有答腔。

红衣公子施施然跨进店来，又向宝莲拱手笑道：“这位小娘子，想必就是洪记面店的老板娘了？”

宝莲急忙还礼，道：“不敢当，公子爷请坐。”

红衣公子道：“请教芳名？”

宝莲含羞一笑，说道：“小女子贱名宝莲。”

红衣公子一翘大姆指，道：“好名字，清丽淡雅，出污泥而不染，真个是人如其名，无怪郭兄独具慧眼，要看中这小小的洪记面店了。”

他嘀咕了一大串，宝莲似懂非懂，只得笑道：“多谢公子谬誉。”

红衣公子欠身道：“小生姓柳，草字寒山。乃是柳下惠的柳，十载寒窗的寒，云雨巫山的山。”

宝莲忙道：“哦！原来是柳公子。”

柳寒山顾盼而笑，道：“红粉当炉，高人满座，小生适逢其会，真正是三生有幸。”

忽然发现临窗桌前，坐着三个器宇不凡的锦袍老人，忙又深深施礼，谄笑道：“原来三位老爷子也在座，难得啊难得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”

那三个锦袍老人理也不理，都扭头望着窗外，假作没有听见。

柳寒山毫不在意，遥见正中方桌只有老夫妻俩，便大摇大摆，走了过去。

四名少女紧随在身后，寸步不离。

柳寒山屁股刚挨着板凳边沿，不知是谁突然重重吐了一口唾：“呸——”

这一声好响，满屋客人都吓了一跳。

四名绿衣少女霍地按剑旋身，怒目注视着屋角。

柳寒山却仍然笑容可掬，待坐定了，才缓缓转过脸来，含笑问道：“是哪一位朋友，吃着苍蝇了吗？”

屋角一人应声说道：“老子也分不出是蜜蜂，还是苍蝇，反正一样叫人恶心想吐。”

那是个虬髯壮汉，坐在靠墙一张竹桌边，短衣短袴，敞着

胸口，露出前胸一大片黑茸茸的胸毛，配上满脸虬髯，宛如一头狰狞的黑猩猩。

跟他同桌，却是个瘦长汉子，穿一件青布长袍，头小身子细长，弓背缩腰坐在那儿，乍看之下，活像一只大螳螂。

柳寒山轻哦一声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金沙双雄，崔、刘二位老爷子……”

青衣瘦长汉子冷冷道：“少套交情，凭你姓柳的身分，还不配跟老子们称兄道弟。”

柳寒山并不生气，笑嘻嘻道：“好！不配就不配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，说穿了，大家都是‘瞎驴子进磨房’让人牵着打转，谁又比谁高明多少？”

金沙双雄怒目圆睁，勃然变色，同时冷哼了一声，推席而起。

虬髯壮汉扬手指着柳寒山喝道：“姓柳的，你骂谁被人牵着打转？”

柳寒山耸耸肩，道：“我骂我自己难道不行吗？”

青衣瘦长汉子冷笑道：“你若敢在老子们面前嘴里不干不净，当心老子活剥了你的皮。”

柳寒山的涵养功夫竟是极好，虽被指着鼻子辱骂，仍然神色自若地笑道：“二位何必生气呢？人不亲土亲，彼此都是一条船上的渡客，想想看吧，最近半个月来，吃过多少小馆？花了多少冤枉钱？到头来，连人家的影子也没有看见，这不是让人牵着打转是什么？”

这番话，不但说得金沙双雄面面相觑，满屋座客，也莫不耸然动容。

柳寒山又仰面轻吁了一口气，接道：“不过，这叫做‘周瑜打黄盖’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既然上了船，别无抉择，

只好埋头吃面，照价付钱啰。”

说着，果然也叫了五碗牛肉面，自己和四名绿衣少女，每人一碗，据案大嚼起来。

金沙双雄居然没有逞强，两人重又坐下，低声密议——

虬髯壮汉道：“老大，看情形，风声已经泄漏，这些人，竟跟咱们抱着同样目的。”

瘦长汉子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很可能有人从中捣鬼，故意散播消息，捉弄咱们。”

虬髯壮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们还等什么？”

瘦长汉子道：“不。明知上当，咱们也得等下去，这些人都是冲着姓郭的而来，上当的并不只咱们两个。”

虬髯壮叹一叹道：“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”

瘦长汉子道：“他们不走，咱们也不走，尤其‘花蜂’柳寒山，不知转的什么念头？咱们非跟他泡到底不可……”

两人在屋角密议，临窗桌上那三个锦袍老人也在窃窃私语

其中一人低声道：“柳寒山适才的话，并非全无道理，从近半月种种迹象看来，令人不能无疑。”

另一人接口道：“秦兄莫非怀疑是那姓郭的在故弄玄虚？”

秦姓老人道：“若是姓郭的故弄玄虚，咱们花费些时间和金钱，倒也值得，怕只怕是另有旁人，假借他的名号，招摇行骗。”

那人道：“果真如此，咱们反面省事了。”

秦姓老人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那人道：“秦兄请想想，那姓郭的此时虽不肯露面，他在城中岂能没有耳目，一旦知道有人冒名招摇，必然要出面查究，那时候，咱们还担心找不到他？”